

录影意外的夜晚

时间线完全乱……逆转时间了这是；

那位龙的传人是5.17生日对吗，代一下；

咔！

随着导播一声令下，节目终于录制结束了。

摄影，乐师，场记们在场上纷纷互道辛苦，哈拉着今晚的宵夜选择，一团模糊的影子像风一样穿过人群，正是那位传说中骄傲又龟毛的少爷，不知道被谁惹到了一样面色不善，一脸生人勿近的气息逼的大家纷纷自动开道。

“谁又惹到哈林了啦？”平时果断干练制片人柴姐少见的用怯怯的语气向经验丰富的女主持人打听；

“谁知道，今天的节目内容也还好呀？他这个脾气啊真的是…不过让他自己一个人待一会儿吧，你们都不要去问他。”综艺经验丰富的小燕姐交待道，刻意压低了声音，一旦涉及到这位娇娇的少爷，她总是会显得格外有耐心。

综艺大姐大发话，大家不敢怠慢，制片人几乎是同时向几位少爷仔的贴身化妆师交待着，就连跟着少爷仔很久，平时温柔又干练的助理任姐，也打消了跟过去问问的念头，只是快速的走到少爷仔的休息室门口，隔着门旧了几句话，离开时还不忘把休息室门口挂上“请勿打扰”的提示牌。

“哗啦~”东西被砸的声音在安静的室内响起。

可怜的一只鞋子被丢在休息室一角，砸倒了几个空空如也的盒子，孤零零地躺在地上。

化妆镜映照出一张明显不悦的脸。

懊恼，不爽，嘴巴念念有词的说着些什么。

“该死，那个什么催眠专家在搞什么啊”

“不是有大字报吗，明明就应该和嘉宾互动啊”

“居然跑过来招呼我，还干了那种事！”

“真的很想举报这个人！”

“超麻烦的这可怎么办...”

他一边自言自语，一边用力的搓揉着自己可怜脖子，想要用粗暴的动作抹掉皮肤上的红痕，幼嫩的肌肤立刻被弄得红了一片，痕迹越发明显；

看到这一幕，急得毫无章法他越发不耐烦，看了看镜子里狼狈的自己，忍不住一脚踢飞了脚边的拖鞋，于是便出现了之前的一幕。

鼓着脸颊，脑瓜飞速运转，目光定位到化妆镜前化妆师留下来的工具包，一个点子冒了出来。

粉扑，粉盒...有了！他刚准备动手，电话响了起来。

只有少数几个人知道他的专属休息室电话，除了妈妈、姐姐，就是那个人了。

想着这个时间家人一般不会打来，为避免对方着急，他飞起来扑到电话旁边。

“喂~？”

“前辈，录影结束了吗？我去接你回来，你等我？”

“都说了私下不要叫我前辈啦！忘了吗”

“哦抱歉，那我叫你Baby喽”

“.....”

“你不拒绝我就当可以了”他仿佛可以听到对方的偷笑。

“不用来接，在家等我呀，司机很快载我回去。”他尽量让自己得声音显得平静自然。

“确定不用吗？我好想你，想快点见到。”

“...真的不用，我换好衣服就回去。”对方变成一只毛绒绒的大狗狗，他没办法放任不理。

“好吧，那你注意安全，待会儿见！”

“好，待会见~”

“bye~baby”

“...bye”

他红着脸挂掉电话。这个称呼至今他还是没办很好的适应，但对方的话语中的情意浓得他不忍抗议。

他喜欢电话线对面的青年，那种略带美式的发音，像打着卷儿的毛线球，勾得他的心瓣乱乱的，胃里像有蝴蝶在飞，期待着，害怕着。

他想再次听到这个声音。

想到这里，他对着镜子，认真谨慎地加快了动作。

—

打开门，玄关一片明亮，他刚转身就被迎进一个温暖的怀抱。

抱着他的人手长脚长，身高也就比他高出半个头，可力气却总是大的让他难以理解，美利坚的伙食到底好多少？这个问句从他们第一次见面就在他脑子里待着；他从他腋下伸出双臂环抱起他，轻轻松松就让他双脚离地。

映入眼帘的是一双热切的眼睛，剑眉下一双星眸直直的看向他，瞳色如潭，里面有星星闪耀。

“Baby~”薄薄的嘴唇吐露着思念，抱着他的青年在南部跑宣传离开了这里几日，他们已经有一周未见。

“先放我下来呀，你箍着我，我快要喘不过来气啦~”粉色的舌尖舔了舔嘴唇，他的声音弱弱地，示弱的请求着。

“哦……抱歉，只是太想你了。”他被放置在宽阔的胸口前，脚丫接触到地面，而他的一双手仍然被握在青年那对修长的手掌心里，那双练惯小提琴和钢琴的手，指腹有淡淡的茧，他的指尖被包围着，青年薄唇边呼出热气熏得他发红。

这下，他羞赧的不知道该说些什么，说也很想他吗？这么直白可不像他的风格，可在温暖的怀抱里被这个人诉说着想念，他也必须得坦诚地说他是开心的，有个人这样热切的挂念着自己，这是一件美好的事，于是一个小时前摄影棚里发生的那一幕越发显得破坏心情。

画面像走马灯一样在脑海里出现……被困在陌生人的怀里亲的时候，躲开就好了，节目上发火…也没人规定说不可以。

但……毕竟大家都很开心，节目效果要的不就是宾主尽欢，收视率节节高升吗，自己的心情，真的重要到不顾一切么…

但还是超不爽啊…怎么办…在青年的面前他更加无法和盘托出，掩盖的理由？他自己都不知道。

对方看他沉默不语，低头问他：“Baby你还好吗，有心事？”

尽快忘掉吧，他对自己说。

也没有必要困扰他，他用余光扫了扫自己脖颈的位置。

“没什么，只是有点累了。”

“我做了你爱吃的宵夜，还买到好难买的古早味奶油蛋糕，陪你用一点？”

“好……不过，我可以先洗澡吗？今晚棚里来了好多人，空气不太好，身上…黏黏的。”他知道对方一定不会拒绝，但仍然用了商量的口吻，让要求显得合理自然。

“好，那我抱你去。”

还没等他发出拒绝，视线从垂直变为平行，被稳稳地打横抱起向浴室走去。

“诶…你…”抓着他手臂的手因用力而泛白。

抱着他的人只是稳稳的向前走，他甚至感觉不到他有任何吃力的迹象。

再次感叹他常年运动的体能在年轻的肌体面前似乎不值一提。

“到了。”

他脸红地让年轻人先客厅等他，可意外的遭到了拒绝。

“我可以在门外等吗？”

“诶……”他正要想出什么理由来推脱的时候，那张年轻热切的脸上开始流露出委屈的神态；

“只是想跟你说说话…或者只是等着你也好。”

“好。”没有理由推开他了，想太多只会让对方尴尬自己也不自在。

温暖的水流冲走了他周身的疲惫，浴液的泡泡融化了皮肤表层的薄汗，头顶的射灯让他有些头晕目眩，热水冲刷带来精神上的松弛，他看了看安静的浴室门外，主动开口；

“这趟宣传怎么样？会很辛苦吗？”

“嗯……有一点点！但真的还好，我第一次去南部，当旅游啦！公司的宣传很照顾我！”年轻人的声音激动而雀跃，像被打开了话匣子一般的诉说着。

“垦丁的海真的好美啊，透蓝色的，和西海岸完全是不一样，Baby你去过吗？好想下一次和你一起再去看看，就我们俩。”

“…以前因为工作去过一次，但也没有机会好好享受。”

言下之意对方很容易就心领神会。

“这个暑假一起吧！我们~”

“可是工作怎么办？时间上……”

“会有办法的！到时候…”

哗哗水流声掩盖了门外兴奋的自言自语，他不由得看了一眼置物架，发现尴尬的事实……

该死，浴衣怎么不在！

他探出脑袋向洗漱间张望，除了叠得整整齐齐的浴巾和毛巾，点缀着香蕉图案的淡粉色浴衣毫无踪影。

湿滑的手拉住移门，本能的想让门外的人帮忙，可此时脚底一个不稳，他控制不住的向墙面跌下去…

“诶……啊！”

“Baby你没事吧？！”跌落的声音连同模糊的叫声传入耳膜，他担心的问着；

“嘶……”膝盖蹭了一片，今天他到底走了什么运…

“我进来了？你没事吗？”

“啊…不用……我只是…”

话还没说完，潮湿氤氲中一个高大的身影闪了进来，他狼狈的蹲在浴室墙边，全身不着寸缕，顾不得膝盖的疼痛，低头躲避着他的视线。

—

顾不得后辈礼仪，满脑子只有他的安全，他冲进浴室，推开玻璃门，雾气中映入眼帘的就是一副净白的脊背，蹲下来时肋骨显露出形状被薄薄的肌理覆盖着，幼细的胳膊搭在精致的膝盖上，光裸的身子淋着温热的水，他低着头，看不到表情。

他弯下腰想将人抱起看看情况，水珠溅到他发间，浴室里湿气很重，蒙着他眼睛都有些睁不开。

“Baby你受伤了？”他俯下身递出双手想扶他起来，皮肤上的水痕使得他像一尾鱼一样轻易逃开他的抓握，他宛如处子一样护着自己的小腿，吞吞吐吐。

“……我只是滑了一下蹭到膝盖，其实你不用进来…”

“我叫你，你没有回答，我很担心…”

他不管他的遮掩和羞赧，坚持俯下身帮他检查，看到他小小髌骨部位红了一块，他立刻按了按那里，没有红肿，活动自如，这才略微放下心来。

热水冲刷过的身体褪去了平时的苍白，他全身泛着淡淡的粉，像将开未开的绯色的樱花。他感叹着他的前辈拥有一副少年人一般柳枝一般的白皙肌体，温室里的花朵在热流中才愿意偶尔绽放些许花蕊。他低垂着的脖颈左侧有一点……那是什么？呈现明显深红色的印痕，像是被粗暴的力道搓揉过，又像是被人实实的吻过。

“?!……什么时候，进门的时候明明还…”

这个疑惑，他等不到洗浴结束。

把热水关上，他拿来一条浴巾裹住那具湿漉漉的身体，明明是他的长辈，又都是男人，可面对着比自己小几个号的身材，他总是会不自觉的细细呵护。

“我没事啦，你其实不用进来~”乌黑的眸子抬头，小心地说着劝慰的告解；

“你被打湿了……要不要…”

贸然闯入的青年穿着一件日常的棉Tee，在水雾的喷洒下变得贴身透明，这个场景和得体毫无关系，他们俩都清楚；

“Baby，你脖子这里，是怎么回事？”大拇指不自觉的开始轻轻的摩挲着那里，想问出答案。

“啊……”他可爱的前辈第一反应是捂住，什么鸵鸟心态。

“可以告诉我吗？”青年恢复了那副彬彬有礼的样子；

“节目里……一个怪里怪气的催眠专家故意整我……”明明自己也很生气，这种事真的很过分对不对，疑似被吃了豆腐还得忍声吞气是什么道理，满腹委屈可真临了告诉他的时候却只剩下心虚；

“我不知道那家伙那么过分……简直了……这什么样子…”

窝火又懊恼，这一晚的不走运，到现在累积到了一个最高点，热气熏蒸下，他再也憋不住眼角的生理性泪水，声音也带着水气弱下来了。

吻，很轻。

被一只大手勾住，青年像安抚猫咪一样揉捏着他后颈，长长的手指轻轻的贴着他被强吻的那处皮肤，两个人的额头相抵，然后他被紧紧地搂住了。他的湿发染上了他的，对方唇齿间的热意灼伤了他，他垂眼微微的看着对方笑了一下，开了口，却比哭还难看。

“抱歉……”“我只是…”

“别说话…”青年自上而下的看着他，柔顺略长的黑发披散在耳后，头顶上的花洒不知道被谁的身体碰到了又开启，缕缕水流顺着高挺的鼻梁滑入那双薄唇，青年抿了抿唇又凑近他的唇角，轻轻的吻了一下，随即开始像小孩儿舔糖一般，用滚烫的舌头舔舐着他紧闭的唇，只见他鸦羽般的睫毛垂下，掩不住微红的脸颊，脖颈上有水珠滴了下来。

他不敢张嘴，生怕稍微有一丝松动就会彻底被青年掳走，而青年还是不知疲倦的吻他，企图撬开他薄软地嘴唇，寻求无果之后，又顺着脖颈，锁骨，吻到那个地方，他像被烫伤一样“唔”了一声，肩膀颤抖；

“别……”他不想再回忆节目里的一幕；

“请只要想是我就好……”青年不肯善罢甘休；

他亲昵而珍重地在那个位置落下一个又一个湿吻，烙印般碾磨着，花洒柔和的水线冲刷了下去，连带着他刚印上的唇印，那片皮肤变得艳如红霞；如果可以，他希望他的每一寸皮肤记得他，不，是只记得他。

他看着面前饱满的额头，想着这个人，他的偶像，长辈，知音，朋友，也是他心中珍藏已久的爱人，对自己到底是怎样的心情？

—

年轻人的情欲总是来的很快，庾澄庆不确定，这状况到底是青年这个年纪奔涌的热血所致，还是真正的因他而起？这个教养良好的孩子在某个醉酒的夜晚也曾差点对自己越界，但在自己坚持下，最终还是什么都不曾发生，那天他也有些醉了，但他知道他要的是什么，稀里糊涂的发生关系只是一时快活啊，这种快乐在他的人生定义里是浅薄的，不必要的。那夜他们靠在一起，他手脚冰冷，和衣而卧，年轻人小心的抱着他丝毫没有越矩，他在宿醉头疼和腹内恶心的折磨下醒过来过了病殃殃的第二天，倒是年轻人满血复活一般把他照顾得周到无比，事无巨细。

热意蒸腾。

他再次聚焦神思的时候，对面的人已经把湿漉漉的棉Tee脱了下来，小麦色的肤色被曝晒出加州阳光的气味，健壮的肱二头肌和他细瘦的上肢对比简直惨烈，他被吻得七荤八素，窗外已经黑透了，夜晚的风夹着初夏的燥热扑在玻璃上，沁起一圈雾气。

青年伸手拉下百叶窗，屋内足够安静，水流哗啦啦的声音，溅落在瓶罐上的声音，流入排水管的声音，都在他的耳边作响，他靠在他的怀里，红着脸贴在他胸口，墨色眸子看着百叶窗上炸开的小水珠。

“外面……下雨了吗？”

“没有，放心。”他极尽温柔的说，一边细细地吻着他白皙孱弱肩膀，点点奇异的酥麻窜上背脊，明明只是亲吻，可却羞地他连脚趾都蜷缩起来，浴室的灯光很亮却不刺眼，仰着头看也不会流泪，可他还是被这绵延的吻弄得脸颊湿了一片，他骗自己那只是花洒溅上的水。

“你闻起来可真好…我怕我没有办法…”

青年用打着卷儿的声音说着，细细的膜拜着他胸口下光洁的皮肤，他终于清晰的感受到自己从小臂上掠过的寒意，他没办法回答这个暗示性过于明显的感叹，他摸索着，慢慢揽住这个青年劲瘦结实的腰，忍着心脏的疼痛，努力把眼睛埋在他的挂着水痕的颈窝里。

他头顶上传来喃喃的爱语，大部分他能听懂，可也有些语言他也并不是太懂，可每个音节都通过骨头传入耳膜，真实又模糊。

他被分开双腿抱了起来，他只能盘起小腿，挂在他身上，温热的水流从他们中间流过，却让他们的肌肤贴得更加紧密，小麦色对比苍白色，说不出的禁忌，青年突然放开他的锁骨开始吻他的乳尖，灵巧的舌头故意碾过粉嫩凸起脉络里每一存神经，他战栗不已，腿根剧烈颤抖起来，呼吸染上眼泪和蒸汽的温度，他咬着牙忍住呻吟，倒让抱着他的青年难耐的渴望越发严重了起来。

此刻青年只想好好欣赏着怀里的爱人，他脸颊通红，眼里浸透了水光，他骨相分明，眉毛乌黑，睫毛卷翘在下垂乖顺的眼角，无意地散着天真动物般诱人的气味。白得透亮的皮肤被热气熏成了出粉红的肉色，他全身都没什么肉，除了还算圆润的大腿，窄细的腰胯只适合被锁在掌心，他害羞时拒绝别人的姿态太像伊甸园的禁果了，以至于路人会想偷食……所以才有节目中的那一幕吧？前辈啊……你一定不知道自己的魅力究竟都多大。

只是看着他被自己抱的模样，自己的欲望已经剑拔弩张。

“啊……”隔着身上薄薄的一层浴巾，他怀里的人显然也感觉到了。

“别怕。”他伸出手去拉那只白白的小手，带着他的五指握住自己，自下而上的抚过烫热的柱身，想象到他爱慕已久的人在帮自己抒发欲望他就已经接近到达快感边远，欲望颠簸中他稳住精神，握着他的手臂继续动作，然后被湿漉漉的眼睛瞪了一眼；

“你好过分哦……”毛茸茸的声音像抱怨早餐不合口味一样的说着；

“让我看到又不给我，谁比较过分一点啊”

“你讨厌~我又没让你看呀……”他瞪圆了眼睛，拒绝的话还没出口就被手中涨大的器官吓得退了半步，又被直直的拉回到他怀里。

“你怎么……还能……”他似乎对手中精神百倍还能继续变大的东西产生了不小的兴趣，一手环绕稍显吃力，另一只手也来帮忙，小圆脸紧紧绷着，眼尾红了一片，嘴唇越发红润，越发显得他可口诱人，他的力道手法都生涩可怜，但微微垂下的脖颈上覆盖着条条透明的水痕，温热的水落在他脊背的凹陷滑入那小巧的翘臀下被浴巾围住看不见的地方……他感觉口干舌燥，在这样下去他只怕会直接生吃他入腹。

“Baby，不必了”

青年握住自己两只细白的手腕怜惜地亲了亲，细密的水珠随着动作挂在他身上，有几粒碰撞聚到一起，顺着宽阔的胸肌落下划过人鱼线，再往下……庾澄庆撇开了眼，平时外表斯文，待人接物彬彬有礼的青年此时显得这样性感，他有些陌生……随即他被护着后脑压在瓷砖一侧，空气很热，可瓷砖的凉感还是让他直打寒战，细密的吻落了下来，游走在身上的大手悄悄的滑入浴巾下解开那条薄薄的布，他羞得不敢睁开眼睛，干脆自暴自弃地搂住青年，迎合他的动作。

接下来发生的事，更加是难以预料。

青年再次分开他的腿，然后单膝跪在水里，这是求婚一样虔诚的姿势，他被压的靠在墙壁，细瘦柔韧的腿被托起来架在青年的肩膀上，这个荒唐的姿势，更加荒唐的是他在吻他……里面……

舔舐，挑弄，私密部位被打着最灵巧的舌头蹂躏，一股痒意带着黏腻感从身体最敏感的位置透出来，他的身体像是被热水蒸发了一样变得越来越轻，他抖着腿快要靠不住倒下来，然后被握着腰稳住了，青年的声音好低，说些温柔的情话，低喘着，沙哑着；

“Baby，我想要你成为我的，可以吗？”

他闭着眼睛溢出泪花，没有说话，咬着嘴唇细细喘气，几乎不可见的点了点头...

得到鼓励的人开始用手指光顾那片幽境，他的甬道又细又窄，一根手指就已经让他眉头紧紧皱起，温热的水流持续冲刷让他的身体变软，肌肉松弛，慢慢的身体里的手指已经变成了三根，青年的身体烫的他发昏，第一下进入的时候，狭窄的甬道就已经一整个被撑开，痛，身体里的胀痛感让他捂着脸发出哀鸣，腰颤巍巍的发抖，他撞得太深了，怎么可以这样子...

“唔.....你的.....啊.....”他摆着头显示着不适应；

青年放慢节奏，慢慢的碾磨他身体里的敏感点，他像一张皱巴巴的布被教渐渐熨平了，他的身体青涩地像未成熟的青果，现在却被一寸一寸的蜜液浸地糜烂绯红，紧紧地吞咽着青年粗大滚烫的器官，身体里的软肉全部被碾磨开了，他受不了的时候用牙齿嗑在青年结实的肩膀上，无声的尖叫着，终于青年也喘着粗气把他拦腰抱了起来，箍着他再次用力加速上下顶弄。

两个人都被快感激得发抖，他快要溺毙在青年温柔宽大的怀抱里，花洒温热的水包裹住他们，他含着一口水又来吻他；

“唔唔.....不要.....”他被故意堵住呼吸，眼泪从被进入时就没有止住过，下半身的又麻又痒被一次又一次狠狠破开，沉溺在陌生的快感里，可为什么又有丝丝的痛？快乐和痛苦本就是一种东西吧.....

他顶得太过了.....

“拜托.....不可以继续了.....”他在浴室的角落里被顶弄得弯成一张脆弓，脊骨好痛，应该是被磨破了，他想，不然怎么会这样痛？

“Baby，我爱你，我要你...”强硬的撞击并没有因为他的抗议而停止，他被浸在逃不脱的潮水里浑身湿透，身体里开始一股一股地流出被青年顶入时带进去的水和别的一些什么，他尖叫着从一个潮头被带到另一个浪尖，肉体记忆被牢牢的嵌入青年的味道，他一点力气也没了，全身上下没有一个地方受他控制，他喘着气痉挛的瘫倒，又被温柔的捞回来继续被钉在他怀里。

后来的记忆开始在他脑海里渐渐模糊下去，他记得最后被要了很多遍直到他眼皮沉重.....青年细致的帮他冲洗身体，然后他闻到一股香味，比蔷薇淡，比薄荷浓，后来他想起那像是白茶的味道，被情欲诱惑的白茶，醞酁的泛着蜜香。

—

仅仅是一个有些吃味的理由，他居然没能控制住自己，把人做到昏迷。

这个世界上有一千万种不应该做的事，最不应该的，这样应该算吧。

他看着怀里的人，愧疚，却不后悔.....如果可以，他愿意用余生来证明。

他用最快的时间帮两人清洁身体，吹干头发，换上干净的浴衣，把他放在床垫上时，他的腰背浮在空中，突出的两块髌骨蝶翼似的颤动着，那么好握，跟专门为他准备的一样。他腰上的肉好少，只有薄薄的一层皮肤盖着，卸下就仿佛能触到温软的脏器。他天生就该和他做爱。

明明是自己的前辈，却好喜欢撒娇，总是可怜巴巴地说着“疼，不要”，骄矜又尊贵，可爱如处子，做爱的时候他委婉又柔顺，青涩又故作镇定，施虐与疼爱两种欲望烧得他燃尽理智。

他低头看着怀里昏睡着的人，云上的男孩，像一个美好的梦，他含着他的耳垂喃喃低语，只有梦知道他说出了什么。

—

他在失神乡梦游，梦里他只身漂洋过海，乘坐着羽毛做的船在粉紫色的大海遨游，天空一半深蓝一半透明，云朵一片一片的掉下来扑着他纠缠，弄得他皮肤痒痒的，云朵软绵绵的，温暖又舒适，有一块最大的云朵温柔的笼罩着他，为他挤出露水喂他，好甜...不要飞走，他干涸的喉咙叫嚣着需要更多，那片云突然开口说话，说着“永远.....”什么...然后他醒了。

醒来的时候他正在被扶着喂水，他的舌尖微凉，带点薄荷叶的味道，含在嘴里软软的...生气，他居然这样喂水的吗...

“你刚刚.....我刚刚.....”他竟不知道应该质问哪一件事更重要；

“是的，我很过分，我知道。”他好像对两件事都下了定论，可那么坦诚倒像他问的不对了。

“下次一定不会。”他信誓旦旦，吻他的手；

下次？他也太自信还有下次，想到这里，他又开始委屈。

“我的背好痛，一定被你磨破了...”

青年帮他翻过去检查，说着Baby是你的皮肤太薄了，没有破只是有点红，Baby你撒娇真是太可爱了之类的话，被大手抚摸过的薄背，又开始不自觉地打颤，他看了看自己脖颈的位置，早已分不出那个意外被印上的吻痕，层层叠叠的绯红色吻痕盖住了那个位置，甚至蔓延到胸口再向下.....他小声的抱怨了一声，然后又用手心捂住嘴。

青年又笑了，把水杯放下问他：“Baby，今天是我的生日，我可以再得到一个心上人的吻吗？”

“你心上人是谁呀？”他不想那么快交上答卷。

青年却毫不生气，探过身去同他接吻，他像小鸟一样缩回去，可又被他扳过身子，干净的青涩的吻，像真正的情侣那样；他轻声说；

“我的心上人，是早在我19岁就认定了的人，我的时间很多，可以慢慢等他把心给我。”

他最终没有再躲，等这个吻结束后，他又轻轻的啄了一下他的嘴唇，然后用被子蒙住头不再理他；

“生日快乐。”

被子里发出闷闷的声音。

—

空气里传过来青年爽朗又释然的笑声，被隔着被子抱住了……如果加州的阳光可以有具象化的存在，他想那青年的笑声就是，笑容也是，拥抱更是；他看不见摸不着的未来，可能也化在那滚烫的日光里了吧，心思也像泡沫化成了雪，也许青年的爱就是太阳……如果雪花的命运就是消融，如果能消亡在追逐太阳的路上，也会带着幸福的笑吧？宇宙和未来过于遥远，如果能一起讨论音乐，天气和假期，也是可以的吧？会被笑幼稚也没关系。

他只想把握当下。

End.